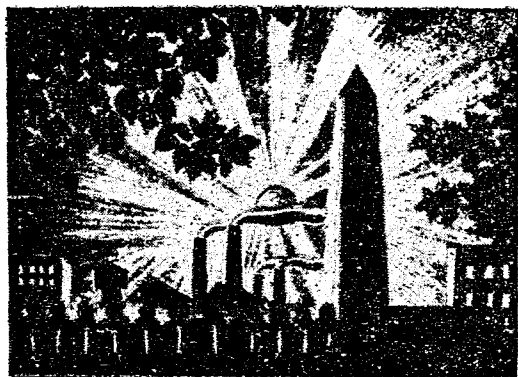




光明照耀着 人民的城市

★ 北方出版社出版 ★

光明照耀着人民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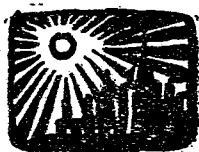


3 0538 7737 3

1 9 4 9 . 1 .

目 錄

光明照耀着瀋陽.....	一
解放了的濟南人民話濟南.....	七
解放軍兩次解放開封.....	〇
事實揭破造謠污蔑.....	三
人民解放軍嚴加保護工商業.....	六
解放軍保護曲阜孔廟.....	九
解放軍幫助樂道院人員脫離火綫.....	〇
去而復返.....	〇
桌上的錢.....	一
金銀元寶回家.....	二
一個箱子.....	四
一個孩子的生命.....	六
耐條肥皂.....	八
先還老百姓好！.....	八
秤.....	九
「洋布」我着了.....	〇
針的故事.....	一
趙順全送毛驢.....	一



光明照耀着瀋陽

劉白羽



十一月二日，將是我們永遠記得的日子。三年以來，在爬冰臥雨、冒死忘生的時候，我們所渴望、所爭取的這樣一天，終於實現了。當解放軍忠誠英雄的戰士走過瀋陽街頭，當我所聽到他們腳際嚟前行的腳步聲時，我知道這是勝利的聲音，從內心激起快樂。我走進瀋陽，我又看到這個中國第一座重工業城市，我熟識鐵西區五金煉冶廠最高的烟囱，到兵工廠去的路，以及由中心廣場向四面八方幅射的街道，而這一切，都屬於人民的了。

勝利給人民事業打開無邊遠景。一九四六年四月春凍時期，我曾在『軍事調處執行部』邀請下與其他中外記者來訪瀋陽。那時氣節是雨雪低垂，美國人帶着降落傘部隊趕來，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也從海上蜂擁而至，國民黨特務橫行無忌，在報紙上大肆反共宣傳，在夜裡大放黑槍。瀋陽警備司令邵司令彭壁生在餐廳長桌上對記者狂妄聲明說：『東北無林彪其人，也無林彪部隊。』那時反動派反人民的氣焰多高！今天，我又到了瀋陽，在不久前被外國記者描寫為『在搖曳燭光下舉行軍事會議』的『剿總』大廈裡，我看到匪徒們運牆上的機密作戰地圖也來不及收拾，特別引我注意的是圖上還標註着廖耀湘兵團在遼西全軍覆沒前的最後佈署，據說這是蔣介石於十月十五日親自佈署的。在偽政委

會裡，蔣介石留下了他給他的美國主人魏德邁寫的賣國報告。我希望把這些東西送進勝利紀念館，讓人們知道這些罪犯是怎樣來不及擦抹其罪惡的痕跡，就倒在人民腳下的。又當我看到「剿總」高級官員桌上一隻磁製記事牌上寫着的「頭可斷，血可流，東北不可丟」時，我爲這愚蠢的誑語而笑了。歷史沒有按着反動者的頭腦發展，也永不會按着他們的頭腦發展。

當我們從遼西向瀋陽前進時，一個被解放的國民黨士兵把他們的慘敗情況告訴我：「被打垮的隊伍就像現在的樹葉一樣。」他們拿着風掃落葉來說明當時的形勢，而瀋陽的解放也恰恰符合於這一種形勢。

東北，蔣介石及其美國華爾街主子口口聲聲喊爲他們的所謂生命線的地方，隨着十一月二日瀋陽的解放而全部解放了。蔣介石一週以前還三次到瀋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可是人民勝利高潮怒捲而來，留給蔣介石的是一連串致命打擊的紀錄：錦州的解放戰是三十一小時，長春的解放緊跟着趕上來，遼西打虎山廖耀湘十二個美械師的覆沒也不過兩天一夜。蔣介石匪幫緊接着在十月二十九日瀋陽飛機場上演了最後一齣醜劇：衛匪立煌乘飛機逃跑時，因爲機少人多，滿滿一飛機場的人簡直要把飛機擠碎似的。當時混亂不堪，一群吮吸人民脂膏的傢伙，在人民勝利面前顫抖着。當趙家驤一宣佈「上飛機」，立刻像攪亂的蒼蠅似的擁成一團，衛立煌連忙搶上去，偽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濟群從吉普頂往飛機上爬，却被一脚踢滾下來飛機起飛了；「剿總」的「大員」們站了一天沒擠上去，落得個冷氣攻心，趕回來一看，簡任官以上的房子已經給他們自己的潰兵弄得亂七八糟——原來天下在這一瞬之間已經變了，解放軍的槍砲聲震撼了瀋陽四圍。

十一月一日，解放軍主力部隊從鐵西區突破了瀋陽。我生平將永不能忘那過遼河鐵橋之夜，無數人馬，呼喊著，無數卡車閃着耀眼的燈光，大家一心奔向勝利！奔向瀋陽！戰士們以無比的清醒節節

前進，鏖擊敵人。

蔣介石的防禦神話全部破滅了，這時戰鬥的特色就是潰敗的敵人紛紛繳槍，因為國民黨士兵比當官的要清醒得多。在遼河西岸草屋裡，敵士兵就對老百姓說：『我們不打了。』周福成想召集他最後的軍事會議，却沒有出席，各團紛紛直接向解放軍投誠，無論新一軍的隱微，新六軍『虎威』的『虎照』，都一齊被踐踏在前進的人民部隊的腳下。敵人派出裝甲車，打了降旗，請我軍先頭部隊去受降。一個士兵喊：『我是國民黨兵，有一條槍給你們呀！』敵人的汽車兵團駕駛手羣聲齊張起一面紅旗。坦克隊更乾脆，趕走了指揮官，說：『留下好坦克交給國家！』他們在這裡所說的國家，是我們第一次指着人民的國家。

瀋陽的人民更是清醒，他們不是等待着，而是英勇地迎接光明。當十月二十九日蔣軍戰車還在徘徊巡邏時，『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的標語，就動人地出現在街頭了。一日敵機雖輪番轟炸，但瀋陽市民們擁上街頭，爭着看解放軍繳敵人的槍。職工們保護了機關、工廠、銀行，全體人民站在各自的崗位上，迎接人民軍隊的到來。瀋陽是完璧的瀋陽，這是給我們第一個強烈的印象。戰爭結束的早晨，人們便在路上走來走去。中央日報的公役在揩地板，字架上一個鉛字也沒亂。市政府裡有人說服了衛兵，取過鑰匙，鎖好門窗。很多機關沒打破一塊玻璃，沒丟一個燈泡。瀋陽二日解放，四日工人職員等陸續登記報到，第一週就有十九萬人，這不僅是工人，是中下級職員，也有國民黨高級職員，包括國民黨軍隊及『聯勤』系統的中級官佐、偽政委會系統的簡任官、偽市政府、資源委員會系統的技術專家在內。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問題：連國民黨高級職員也不跑了。不但關外人，連關裡人也不跑了。人心的變化多麼快，多麼大！讓那些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公務人員們都知道吧，讓他們看着瀋陽的榜樣，安排好自已的出路吧！中國是全體人民的，只要不是頂反動的頭子，就

不要害怕人民解放軍，大家都有活路走，有工作做。」

當然，在瀋陽解放中，最動人的是工人的行動。他們在戰鬥還在進行時，在敵機還在瘋狂濫炸時，就奮不顧身地爲人民的瀋陽放置下頭一塊基石。工人們除了把每座工廠完好保存下來之外，二日夜，在密集轟炸下，工人爲完成恢復交通等工作而展開了驚心動魄的一幕。一片漆黑之下，上有炸彈，下有地雷，哈爾濱鐵路工人的忠誠英勇與瀋陽工人的澎湃熱情相結合，忘我地在一個夜晚完成了意想不到的任務。一個哈爾濱鐵路勞動英雄一連緊張工作了二十六小時。瀋陽工人蔡立清在戰前戰後兩日兩夜，機警地保護人民的財產，偵察誰放信號，監視特務。在這汹涌的人民力量之下，瀋陽市從戰爭裡迅速恢復過來，第二天電就來了。會初國民黨切斷的居民電燈一下耀眼發光。四日電話通了。五日郵電把瀋陽與全東北的呼吸溝通。六日冷雪初晴，電車響着喇叭駛過街頭，自來水流出龍頭。商店大部開業，物價穩定，四郊糧車源源而來。市民們和過節日一樣歡欣的出現在街頭，神話式的談論在流傳着。一個說：「夏天滿街過蟲子，一撲一臉，把高粱吃得精光。我知道國民黨一定完了，一看解放後這天氣多好，幾年來也沒見過啦。」另一個搶着說：「解放軍是一號進城，又趕上禮拜一，真是巧，一切是從新開始了。」真的，瀋陽的一切是新的開始，是記者經歷東北戰爭中所見的新景象，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鮮明表白，是偉大而英勇的大革命高潮。

瀋陽解放後不幾天，在一個技術專家的座談會上，一個研究內燃機的專家，沉痛地講了一段話。他說，他曾經親眼看見國民黨官員把稍加修理即可供民航用的日本飛機拆賣，以換取金條，裝進自己口袋裡，使飛機用的鋁被改鑄成洗臉盆。他說，製造飛機的鋁改鑄成洗臉盆，這就是國民黨匪幫把中國第一個重工業的瀋陽變成飢餓貧困的瀋陽的罪行的縮影。瀋陽街上買得到美國檸檬汁，但貧民的上等食糧却是豆餅與豆渣。七月份瀋陽報紙統計有四十七萬餘市民即以豆餅爲食品。

但是今天讓我講一件事情吧。小西區區政府一個職員領了軍事管制委員會頒發的生活費，買了粮食走回家去，老祖母見了便流下淚來，說：『想不到還能吃到高粱！』這是一樁平凡的小事嗎？不，這眼淚是千百萬人的眼淚，這眼淚裡含着多少歡笑，也含着多少仇恨！看新中國的誕生，看舊中國的毀滅，在瀋陽是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之分界線的。我在一九四六年曾親眼看見過鐵西區無數家工廠門上都貼了七八條封條。這就是政學系的張嘉璈、國民黨CC分子齊世英、軍人派杜聿明先後出場的吞食盜賣的『劫收』。當時會像鬥牛場上一樣，見了日偽資產就搶着貼上自己的封條，而今天代表人民利益的軍管會的接收，則在人民員工保護及解放區的清明政治作風下完成了，沒有聽說那裡打碎過一塊玻璃，沒有聽說那一個人把公物變為私有。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各項例子：在市府，當人民的市長走進這座棕色大廈時，原機關負責人率領一百三十餘職員交代點編，檔案文件全部完好無缺，連桌上的辦公用具都是潔淨的。人民的市政府便立即開始工作了。某工廠工人自己組織護廠隊，拿起蔣匪放棄的武器，日夜把守，完整無損地保護所有機器、倉庫、房屋、變電所，四日由我接收後，八日機輪便轉動起來了。

原來瀋陽機關林立，工廠繁多，再加以系統複雜，因此接收工作確是一項浩大的工作。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成立的第一天（上月三日）便派出了軍事代表，分為軍、警、財、經、後勤、鐵路等系統，自上而下，進行接收。在人心向我及我黨已學會了管理國家的條件下，軍事管制委員會，表現了驚人的管理國家的能力。從三日到五日，全市即接收完畢，工廠復工了，學校復課了。報到的公教、職工人員、公費生及多少流亡學生領到臨時性救濟費後，表示無限感激。在一陣狂風暴雨似的軍事勝利之後，這是一陣舒適的春風化雨。一個針織廠姓潘的女工的老母親，餓得兩手腫起一寸多高，皮都發亮了，現在向人家滔滔講叙她家領到十萬元臨時救濟費的用途，如何購買糧、肉，送兒子到撫順去

作工，談得自己笑個不停。一個麻袋工人說：『還沒作工就給錢，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市立二中教務主任孫某說：『國民黨在時我們十月份薪金還沒領到手，糧食也沒有了，正困難的時候，解放軍來了，就發給了生活費。』在瀋陽解放之後，市民有三大滿意的事：第一是解放軍紀律好；第二是水電交通恢復；第三是糧價低落。這幾天，街上不斷走過的行列，帶着愉快的歡聲，鮮艷的紅白色標語。據我所知道的，一個從前把自己的作品糊窗防寒的畫家，現在已開始爲自己的理想而工作了。一個教員從監獄回到學堂。人們不但得到了工作的自由，同時也開始在解除生活的貧困。鐵西區鐵工吳景玉的女人化一萬元買了六斤多豆麵回來，快樂得拍着手向鄰居們喊道：『你們快來看呀！從前賣兩件衣服也買不入一斤呀！』笑聲立刻盪漾在從前曾失去歡笑的地方。

這一切都是解放後的新光景，像紅日照耀而上。瀋陽千萬人民在這光輝的時刻裡喊出同樣的一句話：光明的日子開始了！這是真實的話，這一個遠從一千二百餘年前的渤海國時即已創始，而又經過多少歷史滄桑的瀋陽，現已步入從來未有過的興奮與快樂，開始了光榮的日月。（完）

（新華社瀋陽一日電）

南濟話民人南濟的了放解

• 晴 紫 •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這是濟南名勝「大明湖」門楣的一幅聯子，誠然，濟南是一座山水並麗的古城，人口七十萬，大中學三十餘處，市區工廠林立，抗戰前商業頗爲繁盛；但是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十幾年以來，使這座名城充塞了恐怖、飢餓和死亡。國民黨統治者對於這樣多的人民，用盡了惡毒的壓榨、騙惑和搶劫行爲，他們無恥的造謠污蔑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並且威脅市民們說：「共產黨先甜後苦，來了誰也活不了，工商業也得被鬥爭。」由於這種造謠和欺騙使一些良善的人民對共產黨印下了恐懼和誤解。

人民解放軍打進這座孤城之

後設置了許多閱覽室、問事處和宣傳站，把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告訴了各階層人民，於是他們便由懷疑而安心。當戰鬥還在進行時，懂得了共產黨政策的自來水工廠工人就在砲火下輪班看管機器，他們興奮的說：「機器就是我們的命，我們要等着解放軍來，不能讓國民黨破壞。」解放軍打進城之後連東西都不買，惟恐商人吃虧；對工廠學校商店等嚴加保護。

由於共產黨的城市政策正確和解放軍對這些政策的堅決遵行，使這座城市的各階層人民（自貧民以至民族資本家）熱烈擁護。一位姓張的老人看到解放軍這樣仁義而感動的說：「『得民者昌，逆民者亡』，當解放軍打進濟南城我還心思，俗語說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換換朝代罷了，仍是民不聊生民不堪命』，可是解放軍來了之後，完全出我意外，真正太平盛世到來了！秋毫無犯，明朝劉伯溫推背圖的推算太平盛世的來到我看是現在了。」在解放軍設置的展覽室裡擠滿了人，從閱覽解放區風光裡人們感到了溫暖，看到

了光明。一位省立醫學院的教員名叫陳虞卿的在意見簿上寫道：「中國有救了我看到了光明，心中有無限的希望。」就是曾經化裝穩蔽起來的一位國民黨軍整二師少校參謀王名生看過關於解放區的展覽之後，回去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便去向問事處負責人說：「我過去錯了受了欺騙，看過展覽之後真是一片光明，我現在報告我自己的身份，即便當俘虜，我也願意在你們教育下學習學習……。」

會幾何時，一切對共產黨解放軍的恐怖，誤解完全消失絕跡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片歡樂，自由的談笑又浮現在街頭，於是這座黑暗靜息的城市在人民手裡復活了。

濟南解放了，一切失業飢餓的人們有了歸宿。華麗造紙廠的工人郭兆龍張家云他們以輕快的心情敘述着解放後的幸福：「現在工人都解放了，買賣也好了，過去一天只給六斤小米不供飯，小米按官價發錢祇能買五斤，現在除六斤小米按發賣價外，每天洋麵饅子另加四百元菜金。」隨

着工人的解放各工廠工人的子弟也都入了工廠工人子弟學校，有專門先生教訓（她）們識字，給他（她）們上課講故事，大的十二、三，小的四、五歲，個個活潑亂跳的，他（她）們靈情的高興盡情的歌唱。此外在一個廣場上我們看到數達一萬以上的工人在歡慶勝利，歡慶自己的解放，有穿黑衣服戴皮帽的是鐵路工人，有穿長袍的是紗廠的女工，有身著雜色的各個工廠的技師工程師和男女職員，他（她）們個個胸前或右臂都佩帶一個徽章或臂章，這裡又表示出，在濟南解放不久的今天，工人和職員都有了職業。

在九市區的祝捷大會上一位雜貨舖的李掌櫃的在烏鴉鴉的人群中站起來說：「咱們真解放了真自由了，讓咱們開大會了。俺活了五十多這還是第一次呢。」五里莊的一位人們叫他高太爺的石匠說：「國民黨在時我和兩個兒子都得去修工事不給錢，光拆老百姓的房子，現在我們爺兒三天天忙着到城裡去蓋房子，蓋的高樓瓦房，現在一天掙的錢頂往日一個月呀。」此外，一位叫謝

九香的說：「現在稱戶街的窮爺們得救了，解放軍剛打進濟南就給他們救濟糧，還給五戶發了五十五萬北海票小本貸款，組織他們到黃河北去運糧運棉花，賺了很多的錢。」

，扭秧歌在濟南未解放前簡直是個「謎」，而且是個可怕的名詞，但當濟南解放之後，解放軍各個文化團體在濟南街頭演出秧歌時，受到市民們極大的歡迎，表演到那裡那裡就擠成人圪塔，到處被人群截攔着。看完以後的兩位女學生，交談着說：「秧歌……悶了幾個月今天可見到了，」「這不是秧歌是花鼓，」另一個說：「和秧歌差不多，住在咱們學校那同志告訴過我。」「看那些女的和男的打的一樣，一個個像個運動員，」「妳要打嗎？」「都打我就打。」又有一個老者摸着鬚鬚頻頻點頭含笑說：「這是秧歌嗎？比舊玩藝好多了，還有什麼不呢？天天扭咱都歡迎沒意見。」

是的，濟南解放了，濟南七十萬人民歡慶自己的解放，工廠、學校、商店、住家戶，張燈結

彩，男男女女都穿上了新衣裳，臉上浮滿了笑容，他們集會、遊行，他們高呼：「擁護人民救星毛主席！」他們扮演着花船、高蹺、小車、龍燈和花棍秧歌等數不完的玩藝，一起攏着一起，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到處是歌聲到處是狂歡。正是：

漫天的烏雲風吹散，
初昇的太陽放紅光。
舊的濟南比地獄，
新的濟南賽天堂。

一九四八、十二、廿五



解放軍兩次解放開封

新華社

一、開封人民熱烈擁護我軍

人民解放軍於六月二十二日攻入開封市區，對執行政策和遵守紀律極為良好，解放軍某部十五日晚，攻進先被潰敵縱火焚燒之河南大學農學院時，立即派出專門部隊，搶救房屋及圖書儀器。十八日，該部一部曾在農林試驗場休息，戰士們雖已一夜未進飲食，但對滿園已熟的桃杏却無人摘取。二十日，該部經激烈巷戰佔領中山街、鼓樓街等處後，即遍佈糾察隊員，雖在蔣機瘋狂轟炸下，仍繼續執行任務。各公共建築物、各文化教育機關及教堂前均張貼我軍嚴格保護此等機關的牌示。自由路某一鹽店被一群已缺鹽數日的貧苦市民湧入取鹽，部隊糾察人員即前往勸止；店方極為感激，自動廉價售出一部份存鹽，故買賣雙方均感滿意。該部在檢查中遇有錯誤即時糾正。如該部供給部誤徵敵軍倉庫對門之豫興糧棧八十斤麥子，經發覺後立即予償還。又某師在搜查敵軍物資時，曾誤將敵軍軍官家屬一部份私物沒收，經查明後亦即派專人將原物歸還原主。

由於我黨的正確的城市政策和我軍嚴格的執行政策與遵守紀律，得到開封各界人民熱烈擁護。他們自動與解放軍合作，維持社會秩序。開封解放後的第二天（二十四日），市內工商業家三十餘人即集會討論如何迅速復業。會上解放軍代表說明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業政策後，獲得與會者一致擁護。第二天市中心區鼓樓街、馬道街、書店街大小商店即相繼開始營業。

二十五日南關人民也自動向解放軍接洽，協助維持南關秩序。解放軍號召各公共機關、公營商行、企業機關人員各返崗位，安心供職，聽候處理的佈告，得到熱烈響應。二十四日即有中央、交通兩銀行職員十餘人返回本行，並與解放軍辦事人員接洽繼續供職事宜，被蔣匪縱火燒燬之郵局，其職員亦推派代表請求解放軍指定新址，恢復辦公。黃河水利工程總局在戰鬥中遭受蔣匪破壞，該局人員要求保護，解放軍當一一予以解決。解放區各大學在開封城內的聯合招生廣告，引起了大批男女青年的嚮往，招生報名處的兩間屋內擠滿了要求投考的人，到二十四日止，已有二百七十多人報名，並已首途赴解放區各大學學習。

解放軍在戰鬥結束的當天，就撤到城外去了，市內由臂上纏着紅布的糾察隊在街口維持秩序。有些商店門外貼着解放軍司令部政治部的告示：「主人不在，禁止入內。」外邊並有糾察隊員看着這些無人的店舖，很多商人已揹着包袱陸續從城外歸來，看見這種情形，臉上都露出驚喜的神色。全城各大街頭巷口，遍貼着解放軍司令部政治部的安民佈告和各項政策的佈告，到處都圍滿了觀衆。傍晚，馬路上喧鬧起來，成群的穿着制服的男女學生、穿西裝的教授和商人們都湧向維新中學和馬道街南頭的兩處新華書店，購買解放區的書報，參觀人民革命戰爭的照片展覽。中山路上有些商店已開始營業，解放軍戰士挑着水在洒發乾燥多沙的馬路，商店夥計也出來打掃街道，被解放軍俘獲的流氓型輛車和美造的十輪大卡車不絕地駛過潤濕的馬路，來往的人群川流不息。儘管敵人還在轟炸破壞，秩序却迅速恢復着。

二、開封人民惜別我軍

人民解放軍解放開封之後，在軍民協力保護與共同努力之下，市區秩序已初告恢復，善後救濟

及各種建設工作正在開始，乃蔣賊心猶未死，妄圖糾集匪部重犯開封必欲置開封於全部燬滅而後快，我軍目睹市民遭受了蔣匪破壞將機濫炸所招致之慘禍，不忍全市父母兄弟於創鉅痛深之餘重受戰爭災難之迫害，不得不自市區作暫時的撤退，當時開封解放軍佈告暫時撤出該城後，全城市民都依依惜別，在鼓樓街，無數市民都以抑鬱的神情羣集在佈告欄前。前蔣記中央銀行左旁，有一群被擠落在後面的市民，要求站在佈告前的人們大聲將佈告唸給他們聽。街頭上到處有解放軍幹部及戰士們和市民話別，並徵求對解放軍的意見。到處都聽到相似的回答：「你們真是好隊伍，過去那些宣傳（按指國民黨的造謠污蔑）已經沒有人相信了。誰見過像你們這樣撤退的軍隊呢。」百餘個學生和機關職員店員，滿頭大汗，排着行李匆忙的奔向解放區各大學聯合招生處，準備隨同解放軍一起行動。司令部政治部不斷收到致謝的信件。河南大學某教授致函感謝解放軍對他的救濟。另有兩個青年致函陳士渠唐亮兩將軍，頌揚並感激解放軍對他們在國民黨機關裡供職的父親所採取的寬大政策。該函最後並寫着：「我們相信解放軍不久就要再度凱旋回來」。在解放軍協助下，二十五日晚，開封市商會所組織維持治安的糾察隊即在街頭維持秩序。當夜十時，解放軍一部開始撤退時，鼓樓街、東關等地均高掛着各色燈火，許多商店住宅門前擺着茶水。市民們成群結隊的站在門外歡送，人羣中連續熱烈的高呼着擁護解放軍的口號。直至二十六日晨八時，解放軍最後撤離開封市區時，市區仍井然有序。

三、解放軍二進開封

「可以告慰我全市父老同胞者，即開封終究必歸人民所有，我軍之暫時撤離僅緣於愛護城市愛護人民，以便尋找戰機大量殲敵，從而最後確保開封。我軍此次可以攻克開封，今後即可隨時解放開封，洛陽之再次攻復並走上建設道路即為明証。」這是我軍撤離開封時佈告開封人民的一段，才兩

事實揭破造謠污蔑

民澤 仁克

個多月我軍再次解放開封。重獲解放的河南省會開封市人民，以老朋友的心情熱烈歡迎解放軍。解放軍於十一月廿四日入城後即召集商會等組成治安委員會。隴海鐵路開封市站的工人，立即組織起來，着手復工工作。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均大部留校，日內即可復課。學生們對解放軍親熱異常，紛紛表示願意幫助解放軍做各種工作。河南大學醫學院教授魯斐然博士稱，他曾將該院貴重器材及藥品妥為保護。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由民主政府分別召開的各種座談會。市內警察自分局長以下，三分之二的人員已向民主政府報到，並奉令繼續維持秩序。

十七日的黃昏，天色已經灰暗起來，一陣猛烈的砲聲之後，臨汾街上嘹唳的腳步聲更加雜亂起來，同生眼鏡店的老闆魯星海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這時候他的經驗好像告訴他說：砲不打，大概人家（指解放軍）進城了。

魯星海踉蹌踉蹌地走過去，緊緊地關上了大門，躲在這邊院子裡，心裡是七上八下的跳。時、閻匪的造謠宣傳，在他的腦子裡激烈地翻騰着，

「長長的一條鐵絲，穿在許多人的鼻子上，拉着走。」「許多女人赤身裸體，在街上跑，」「埋藏的貨物被別人搬走」……總之，在他想來，打進城後，街上將會變得一團糟。

槍聲由城外一直響到城裡，這時他的思想簡直不能安靜片刻。他想着，「要是人家叫起門來，怎麼辦？」他猶豫地對着他的妻子說：「你去聽着，要是打門，趕快給人家開門，好話多說。」他的妻子沒奈何地走出去，靜靜地聽着。

哨子在街上響，手榴彈在街上打，一切的一切都証明解放軍確實已經進城，但是沒有人打他的門。這時候已經大半夜了，外面的槍聲稀落了，繳槍聲都聽得很清楚。魯星海預料敵人繳了

槍，就會輪到自己的頭上，心裡更加發慌了。可是這一夜，總沒有聽到什麼動靜。

第二天的早上，終於有人來叫門了，魯星海想這是「禍事來了」，他勉強的開開大門，還沒有來得及開口，一個提着槍的戰士就笑咪咪地說：「老鄉受驚了！這裡有敵人（即閩匪）沒有？」他慌忙迎上去，連聲答道：「有是有，他們昨天晚上就走了，只丟下幾顆手榴彈在這裡。」這個戰士只揀起了手榴彈，其他什麼也不動，並告訴說：「我們只要武器，不拿群眾一針一錢。」說着轉身就走了。這時候魯星海長長地鬆了一口氣，詫異地想，或許碰見的是一個好人！但不知第二個人來又怎樣？不一會，又一戰士進來了，那個戰士好像對久別的朋友一樣和魯星海打着招呼，看了看沒有敵人也就走了。以後接連又有幾個戰士來過這裡，都是客客氣氣打着招呼，並且什麼東西也沒動一下。

可是，懷疑並沒有在魯星海的腦海裡澈底消除，他想，或許解放軍不是壞人，但是不能肯定

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下午，東關的親戚來看他了，他沒有顧得說什麼話，就湊過去看人家的鼻子，他的親戚很奇怪的望着他，他驚奇地說：「城裡二戰區（指閩匪）整天說：解放軍把東關的老百姓鼻子一個一個用鐵絲穿着拉走了，怎麼你的鼻子上沒有窟窿？」他的親戚笑着對他說：「那是胡說哩！」

之後，一個帶着「工作隊」臂章的同志來了，魯星海對這次出乎意外的事，相信得還不够確實，他總是仔細地觀察着工作隊同志的臉孔，並且有意提出許多問題，探聽口氣，這個工作隊同志，耐心答覆着各種問題，講保護工商業政策。於是疑團冰解了，工作隊同志走後，他就去找藏在外面的一個友人，他說：「回來吧，保險沒事！」

四月十日的下午，臨汾東關國民鞋莊的經理李雋堯，被閩匪六十六師抓進城去抬傷兵，剛一進城，解放軍就打進了東關。這位被蔣閩匪徒欺騙宣傳所迷住了的商人，這時心裡是一陣痛一陣

酸，他想他的老婆孩子一定被解放軍「糟害了」，「買賣充公了」，整整一個晚上，他求天保佑：「寧叫東西丟了，不要把老婆孩子殺了。」

東關爲解放軍政佔的第二天，蔣閻匪徒即在滿城散佈關於解放軍的「恐怖」，費盡心機的造謠污蔑，在市民當中流傳起來，企圖以此來維繫其對市民的控制。什麼「某某經理被打死了」、「某某經理的太太被八路軍脫光衣服拉出關外去了」。街上也貼滿了無恥的宣傳品，李雋堯看到一張畫着一個女人被解放軍脫光衣服，站在牆下，他就似乎看見了自己女人的遭遇，而暈倒過去。

此後，李雋堯寄居在城內茂盛永牛掌櫃那裏，牛掌櫃也有一個孩子，每當那個孩子叫爸爸的時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整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

到五月十七日晚上，解放軍又打進城來了，他想，這一下連自己也完了，他和牛掌櫃的一家人，都擠在一個地洞裡，等待解放軍的處置。可

是事實怎樣呢？解放軍進來後，却都是客客氣氣的安慰他們，並且告訴他們說：「解放軍打臨汾就是爲了解救老百姓。」此時李雋堯一面點頭，但一面仍不敢相信，心裡想「不知解放軍在要什麼計！」等到天明，沒有什麼動靜，他想拼死也得回家看一看，可是牛掌櫃不讓走，到第三天，他偷偷跑回家去了，一進門，見一家人都在，他以爲見了鬼了。孩子一見爸爸回來，就大聲叫着跑到身邊：「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他的老婆也笑着說：「你過來吧，呆什麼，我又不是鬼！」接着他老婆就告訴他解放軍如何幫助他們轉移到村裡，以免損失，政府又怎樣幫助借糧食，解決他們生活困難。這時李雋堯的心放下了，他連想到在城裡遇到的解放軍的客氣安慰，才明白了自己是被閻匪造謠污蔑所迷住了，他又看見自己的貨物全在，連櫃上的鞋子也沒少一隻。他感奮地說：「我生在北平，走過太原、西安，遍天下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

人民解放軍嚴加保護工商業

新華社

人民解放軍在各個地區作戰時，嚴格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獲得工商界人士衷心擁護。四月廿五日，我軍進至寶雞十里鋪時，即派一個連保護申新第四廠，使該廠原料、機器毫無損壞。該廠爲中國民族資本家榮德生氏所辦，下分電力、麵粉、紡織、造紙等五個分廠，爲西北規模最大的工商業之一。四月二十七日我軍解放寶雞時，對西大街五幅巷一號申新辦事處亦同樣予以保護。我軍進入寶雞，宣傳員都被成群商民包圍起來。一個宣傳員向周圍的商民問道：「你們看見我們的人進了老鳳祥金店沒有？」大家齊聲說「沒有！」又問：「有人打鬥沒有？」老鳳祥金店主人回答：「沒有，同志！你們保護工商業都是實話。」戰鬥結束後，寶雞民主政府將繳獲的兩列車貨物完全發還原主，其中十四家商號購回的各種貨物值蔣幣二十五億零五百五十萬元。某糧食行的人員高興的向別人宣傳：「我們一百七十一包貨物一點也沒有短少。」並向我軍致謝說：「你們管理國家，我們商人雙手歡迎。」我軍人員問起他，蔣介石政府在這裡怎麼樣？他幽默地說：「建設很多，光妓院就近七十家。」解放軍戰士買紙筆者很多，西關某文具店老闆生意特別興隆，他說：「兩天買賣比以往三個月還多。」拘邑這次是第二次解放，故對我軍毫不生疏，戰事一完，商店立即開門。永興源一天交易就值蔣幣一千二百萬元。靈台解放前，偽縣長趙錫民會大肆進行欺騙宣傳，致有部份商民對我軍有誤解疑懼。我軍進入該城時，天濛未亮，對居民絲毫未加驚動，到天亮仍安靜如常。於是有些商民出來探望，我軍人員立即展開宣傳解釋，書寫標語，張貼解放軍宣言，至早飯後即有十六家商號開門，到下午，開門營業者已增至三十七家，佔全城商戶七十家的一半以上。

工 業 界 的 反 映

由於人民解放軍和民主政府嚴格的執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曾得到各地工商業界普遍的好的反映，這有濰坊市德聚經理陳和及華成經理譚蔚翰先生的文章可以證明，陳經理的文章寫道：『……對全城工廠的保護和對工商政策的掌握，可謂已經達到極高的成就，那時候的工廠什九無人留守，加之兵燹砲燼，滿目零亂，他們於到達之時，總是耐心地仔細地檢查一遍，從文件上發現負責人的地址，遂即派人找到，跟同查看廠內一切巨細物具，不論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無不妥為存置，並於大門外立即張貼禁令，以免軍民進擾，此後則訪問廠主，宣佈政策，進行教育，打通思想；然後進一步積極動員復工。像這樣的工作過程，是如此的煩瑣與枯燥，除非具有最高度的責任感和服務熱誠者，決難奏功。我們廠裡（德聚染廠）自開工以後，政府時常予以援助和指導，尤其和政府各部門所交往的

營業，無一不是按照買賣上的程序，換句話說，便是為我們廠裡留有相當的利潤。在原料方面，大華公司（編者註：大華公司是民主政府幫助工商界解決原料困難，推銷成品，調劑食糧，穩定物價的經濟領導機構），還代我們解決了不少的困難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扶助工商業啊！

迄今濰坊各業已經解放四個多月，其間全市工商各業，不但全數復業，且有無數新近籌設的事業，紛紛成立。這就是充分說明了人民政府的城市政策是成功的，事實勝於雄辯，已經給予那些杯弓蛇影之見者以無情的打擊。

事實如此，我以前所理想和現在所見者亦如此！『這是濰坊解放後陳經理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所寫的。

下面我們還可以看到譚經理的文章：『華成工廠即解放前之天成東工廠，因蔣匪苛捐雜稅的壓迫，與征兵拉夫之恐怖，以致無法進行，只三十六年就納稅一千四百多萬。於民國三十六年底正式宣告歇業。

雞城解放後，由工礦部王同志和我商討了復工問題，解釋了人民政府工商政策，我又讀過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便決心復工，招集各位夥友打掃廠房，於五月十五日正式開工了。張天佑所佔去的一部大壓力機，不久由工礦部發還了我們。北海銀行又幫助了六百萬元的貸款，自己又找上了幾個新股東，組成了現在的華成機器工廠。

回憶過去的天成東只一部鑄床，還是人搖。解放後增成四部鑄床兩部大鑽，並且用電力。由六個工人增成二十六個工人，於是我也變成了一個大工廠的經理。（不是吹，確比解放前大了。）我們工廠裡的工會小組六月間已經成立起來，工人不斷的開會，工會也不斷的進行教育，組織學習，提高其覺悟，並幫助工人解決其具體的困難與要求；工人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我們並且具體的訂出了獎勵辦法，每半月一次評論，不論熟練工人、學徒，均根據其工作努力的程度，予以獎勵。過去一天十三個鐘頭的工作時間，一部

鑄床只鑄十五個把命，現在一天工作十個鐘頭，每部鑄床可鑄二十個。

現在工廠什麼困難也沒有。原料不愁，銷路不愁，工人工作積極，我唯一的任務是怎樣發展我們的工廠。」

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目的。

——毛澤東

解放軍保護曲阜孔廟

攻克曲阜戰鬥中，解放軍對孔廟等古蹟文物嚴加保護，孔府執事人員皆安心留守原職，留存之各種古物珍藏亦皆安然無損。進攻該城之部隊於攻城前數日即頒發入城守則：十一日午夜打進東門後又一再命令各部在同經深發展時，特別注意保護各古蹟文物。當據守孔府之殘敵被肅清後，攻擊部隊立即撤出城外，由指揮部指定之衛戍部隊分別衛護各處古蹟。戰鬥結束後該部並即派隊駐頓園林，將孔廟中的墓道、驛亭等處打掃乾淨，正式開放參觀。孔府執事人員說：『衛戍部隊入城後馬上出了佈告，使我們拿定主意，安心各守其職。』城北孔林內原住有蔣軍『還鄉團』等數千人，已被破壞不堪。蔣軍在孔林中到處修築堡壘，砍伐了許多松柏；踏地大便，即孔子墓上亦無倖免。曲阜北門顏廟、顏府內很多門窗已被蔣軍拆作柴燒。南門周代遺跡魯泮池（即魯宮）的欄杆和紫藤架，在去年即被蔣軍整十一師、整六十四師破壞了，作了工事和柴火；今春其幾畝地的荷藕，又被整十二師拔光吃了。據看池人談：『池藕經此摧殘，起碼五年才能恢復。』按曲阜孔廟建築壯麗，大成殿高八丈，寬十四丈，廟內有奎文閣等歷代建築，以及漢、魏、隋、唐、宋等朝之讀賦、碑碣，與石刻之周遊列國圖、孔子像等，共一百餘方，並有杏壇、孔子手植之檜等古蹟遺物。城北三里的孔林佔地二千九百畝，古柏夾道，碣碑林立，孔子及其孫子思墓均在此。城內則有顏廟及魯宮。

解 放 軍 幫 助

樂 道 院 人 員 脫 離 火 線

新 華 社

處於蔣匪軍砲火危險中之
瀘縣樂道院基督教會，在我人
民解放軍主動幫助之下脫離火
線遷移到安全地帶。（按：瀘
縣樂道院是六十七年前由美國
基督教牧師狄樂播所創始，現
由美籍牧師芮道明主持院務，
其中分教會、學校、醫院三
部。）戰事爆發前美人芮道明
等相繼離開，學校自行解散，
只有一部份教職員及醫院仍留
原地。我人民解放軍將城郊蔣
軍驅逐後，以其位置恰在瀘縣
城關東南三里之高地，適處於
蔣機及砲火轟炸圈內，生命財
產朝不保夕，並為盡保護一切
不反對我軍之人民的義務，即正式通告建議該院
人員攜帶一切物資暫時遷移至安全地帶居住，以
俟我軍全殲蔣匪後返回原地。十五日該院已在解

放軍及地方政府幫助之下，脫離火線。該院對於
人民解放軍這種照顧極表感激，並在其覆文中對
人民解放軍之良好紀律稱讚道：『自解放軍進入
醫院，同仁等莫不景仰，且紀律之嚴明為從來軍
隊所未有，和平溫良尤為大眾所敬愛。』

去 而 復 返

◆ 李 榮 泰 ◆

上月二十四日，本市郵局與解放區各地正式
通郵以後，一般舊職員在工作中表現都很好。該
局郵務佐潘紳在郵局服務已達三十七年。他和信
差王壽卿，因對目前形勢及我黨政策缺乏瞭解，
感到十分不安。潘紳老是掛念着他那被敵人帶走
的子女和住在北平的家：想到北平去一定可支一
筆養老金。王壽卿也是這樣想法。

本月六日，他們動身赴平。臨走前雖經該局
負責人張文通同志很誠懇的挽留，終於無效。該

局發給潘等半月的薪米（潘每月薪米六百斤，王每月薪米三百六十斤）。他們感動地說：「我們到了北平後要盡力而為，在你們解放北平時，我的朋友同事，我要勸說他們繼續為民主政府做事，郵局的一切文件檔案傢具等，盡力保護，不使破壞，等待民主政府接收。」

潘紳和王壽卿離保後行至涿縣附近，就有從北平附近來的人說：「蔣匪軍已經逃到長辛店。涿州已為解放軍佔領，琉璃河鐵橋被炸毀了，北平人心慌慌，物價飛漲，市民生活無法維持，北平街頭為傷兵所充塞，到處發生搶劫。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潘、王兩人心裡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怎麼辦呢？」他倆相互商量着。回保定吧，又恐見不得人，因為他們離保前，人們特別是郵局負責人張文通曾誠懇地挽留過；到北平去吧，那已經很清楚的這是一條死路。他們左思右想，最後下定決心：還是回保定去。

九日上午，他二人又回到了郵局。出乎他們意外的是，不但沒有感覺任何人的冷淡、諷刺，

相反的仍然受到大家熱誠的歡迎。張文通同志並懇切的對他們進行慰問。談到沿路上的情景和涿州蔣傳匪軍逃竄的情況；潘紳與衛的說：「匪軍望風披靡，八路軍勢如破竹。」最後張文通同志讓他兩人先休息兩天，再上班各任原職工作。

桌上的錶

張明

——張明保先攻克洛陽城——

——突擊營長戰鬥英雄——

洛陽東城門裡靠路南樓房，

當我們部隊突進城後，少數敵人憑樓頑抗着。最後兩個突擊隊的戰士首先衝上了樓，敵人已經逃走了，房主人也吓得不知道到那裡去了，樓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房內放着漂亮的皮包和許多衣服，在一張方桌上還放着一支鋼殼懷錶，雪白的錶面，漆黑的指針，在燈光下看去還不到十二點鐘，細小的秒針滴滴答答的走着。

戰士們在樓上搜尋了一會，沒有發現武器彈藥一類的東西，

就急忙出去了，之後這個樓上來來往來的戰士很多，樓上的東西仍舊原封不動的擺着。

鞏固突破口的任務完成後，五連被命令在這樓上休息着，有那一隻滴滴答答的錢吸引了大部份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懷說：『打仗就是需要錢，要在三在前，我就要把它裝起來了。』但是說了後，卻沒有動一動那隻錢。其餘的同志也紛紛議論說：『紀律是自覺的，樓上的東西少了咱連要負責。』正議論時，副政指莊建禮同志來了，戰士們問：『副指導員你看這錢好嗎？』莊副指導員拿出小刀剝開錢殼一看，嶄新的銀心，鑲着四顆寶石，的確是瑞士的好錢。看完後，錢又原樣擺到桌子上。

部隊出發了，副指導員檢查紀律，樓上的東西絲毫未動，那隻銅殼錢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



金銀元寶回家

· 話 實 ·

下面是東關鄭會葵先生鳴謝解放軍的一則啓事的原文：

『自解放軍入城後，四日某部同志暫住敝舍，於酒掃屋內時拾得金戒指等物，當時恐爲他人所遺，交予上峯處理，現由上級王同志詳加調查後，始知該物確係敝人私人所有，即令覓保發還，足見解放軍紀律嚴明，士官清廉，爲此特登報端以表謝忱！』

東關棘子溝街鄭會葵啓事

× × ×

解放軍總攻東城的砲聲響了，廢集這最後一關的匪徒們，再能往那裡逃呢？

於是，化裝隱匿，就成了沒辦法中之辦法了。鄭會葵先生的錢、掛，就是這樣被匪徒們騙

迫在身上扒去的。

這有甚麼稀奇呢？偷、搶，本來是匪徒們最內行的，這是小事，生命不比這個更重要嗎？

砲聲在吼叫，生命也都高懸空中呵！誰還顧幾件衣服！匆促之間，在屋內翻起一塊磚石，把幾年來積累的心願的金銀寶物——金元寶兩個，金戒指兩個，金耳圈一對，銀元寶兩個，銀洋三十六塊緊緊包在一起，輕輕的放到磚頭底下，但願牠不被匪徒們發現。

時間已是本月四號了。

解放軍某部一個炊事班住在郎先生家裡。

這兩間廚屋，在戰火中負傷了，一顆砲彈穿過了屋頂，滿屋塵埃遍佈。同志們住下後，照例的馬上開始了屋內的洒掃整理、掃呵，一個同志把炕前突出地面的一塊小磚頭掃了起來，透著塵土的飛揚，轉眼一瞥，裡面還靜放着一個小包，沉甸甸的小包包，於是，他打開一看，呵呀！是這樣一些東西呵！白的、黃的，這樣型的，那樣

型的，多麼耀眼呵！

猶豫嗎？一點也沒有，馬上交給了連隊。

那知道，就在第二天，該部受命要離城了，怎麼辦呢？仍把牠放在原處吧？不好，萬一損失了；且還可能是別人丟掉的。帶走吧？也不對，這是紀律呵！於是，交給了駐此地某部的王學普同志，讓他處理吧！

王同志等，開始調查了。

從鄰人口裡，從郎先生本人口裡，對了又對，證了又證，終算知道了底細，不覺七天的時間又過去了。

當王同志等第四次到郎先生家裡去的時候，小包袱又出現在他的面前了，多麼熟悉的小元寶、金戒指、銀洋排列在炕頭上一個也沒少呵！

「這是四十三年來的頭一回！」郎先生感激的說：

「在我所經歷的以前韓復榘時期，張宗昌時期，日偽時期，及後來的國民黨時期，這還是頭一

一個箱子

艾實揚

回！這些東西叫他們看到，不要講給不給了，就是拿去告訴你一聲也是好的呵，叫人家知道知道！」

「這件事，當時真使我驚奇！」郎先生點了點頭，有所回味的說：「一點不假，和牆上貼的解

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哈哈！我想表表這一番感激之情，特登一個啓事。」

郎先生欣悅的笑了。（五月十三日下午）

解放軍「前進部」攻佔南關後，與劉匪對峙在護城河兩岸。「戰旗部」三營的陣地在公教醫院一帶，醫院裡的人們都陸續續續躲到地下室去了，看樣子是對我們有些害怕，院裡只留下一個看門的人，一方面看管這前前後後的傢具，一方面支應我們；部隊有事，要找他們的負責人很難找到。

戰士們在砲火中修築工事，城牆上的敵人居高臨下，不斷的向這一帶射擊，重迫擊砲彈，一個緊接着一個的落在院裡，爆炸聲、火光、烟氣、彈片混着磚塊，震得窗戶上的玻璃，紛紛的掉到地上。營長鄧錫坤同志，正在計算着戰鬥的進程。他的指揮所，就設在那大門底下寬大的走廊裡。

「報告！」通訊員立在他的面前，慢慢的報告：

「八連挖工事，挖出來了一個箱子，問怎麼處理！」營長思摸了一下：「東西不准動，派人把它送到營部來。」

「是！」通訊員很快的轉身走了。

一袋煙的工夫，四個人抬着一個大木頭箱子，放在指揮所的地毯上。營長用手電一照，箱子蓋上寫着「梁神父」，旁邊是「保祿存」幾個字。營長一想，既然

是有名有姓，那就先打開着這個人，好把東西歸還原主。於是派了通訊員，去找醫院裏的負責人來。來不多會，通訊員帶來了那個看門的人，黑褲子黑褂，光着腦袋，看樣有個三十多歲，營長問他：『你們這兒，有個梁神父沒有？』門房納了半天悶，遲疑的答道：『我在這裡呆了二十多年了，還不理許有這麼個梁神父。』

『有個叫保祿的沒有？』『叫保祿的倒是有，……』

『那好，你去找他來一下吧。』看門人答應着，匆忙的走了。

他去了不久，帶來了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穿着黑大褂，營長問他：『你叫保祿嗎？』青年人含糊的答道：『我們這兒叫保祿的有好幾個，我也叫保祿。』『你知道有個梁神父嗎？』『咳！我才來了三四年，不理許有個梁神父。』營長，見問不出個頭緒，便指着箱子對他說道：『你看看，這箱子是你存的不是？』青年人看了看，搖搖頭『不是！』

東西仍然找不着主人，大夥互相交換了個疑慮的眼光，接着就是一片沉默。看門人打破沉默：『這麼着吧，我去問問洛院長，他趕許知道。』看門人去了一會，領着洛院長來了，——中流個，穿着一件天主教特製的黑大袍，便帽，臉上剛長出來的花白鬚，鼻樑上架着一付眼鏡，他用低沉的嗓音，慢吞慢吐的說道：『唉！……倒是有個梁神父，徐水人，可就是死了有個……四五年了，叫保祿的也有過，姓高，叫高保祿，可是已經到天津去了好幾年了。』營長思索了一下：『我看這麼着吧，這個箱子，準是梁神父的，把它交給你，你負責給他家去個信，叫他家裡來取……可一定要作到：物歸原主。』最後的幾個字，洛院長聽得特別清楚，馬上答應道：『可以可以。』營長繼續說道：『東西取去以後，要放下個字據，我們還得看看……』『沒有錯！』洛院長稍微躊躇了一下，繼續說下去：『可就是……得過幾天，這工夫這麼亂，正打着仗，等平安了再……』鄧營長見他有點為難，『好吧，咱們把東西

先點個數，往後也好交待。」通訊員用燈照着，打開箱子一看，上面是個邊綠色的布，洛院長一見：「唉，這不用了，這是醫院的東西。」大家交換了個懷疑的眼光，他接着說：「不信你看，這塊綠的，是個窗戶簾子，跟我們的窗戶一般大小，這下邊是白布……」打開一看，果然是白布，他又拿起一個包來：「這是一雙皮鞋」，果然是雙皮鞋；又拿起一個小包來「這是一個錢」，「這是現洋」，「這是大袍」，「下邊又是白布」，果然，一切一切都說得一點不差，就像是他親手安排的一樣。他接着又解釋道：「東西是醫院的，箱子是過去梁神父叫保祿給他存起來的，……老實說，早先我們對貴軍還……」鄧營長見他面有愧色，馬上說道：「是你們的，那就更好了，你點下數，看短什麼不短？」洛院長連連低頭點首，「不缺不缺，一點也不差。」「那你們把牠拿回去吧！」……看門人射出驚奇的眼光，洛院長露出感激的神色，把箱子抬走了。

一一·二八·脫稿於西關



一個孩子的生命

矯捷
文敏
石敏

十六日早晨太陽剛露頭，濰縣城北辛莊的小花園街與北大街交叉處，擁擠着三十多個揹包袱、抱孩子的從蔣匪陣地逃來的婦女，正在陣前作業的解放軍戰士再三囑咐她們彎下腰來走，因為那裡

相距東城上的蔣匪只有幾十米，但是她們都爭着要先走，都願早一步離開危險地帶，其他什麼都不顧，前面的兩個婦女僥倖通過了蔣匪火力封鎖線；東城上的蔣匪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這不過是一羣手無寸鐵的婦孺，但是當第三個一手抱着孩

子一手擋了兩個包袱的中年婦女通過時，突然從東城上射來了一顆子彈，由左向右的穿透了她的頭部，那個中年婦女頓時撲倒在地下，鮮血染紅了她的頭髮，抱着不滿三歲的女孩被摔出了兩步遠。

李徐團某連一班長宮福賓正送子彈到前面去，忽然發現這個小女孩的胳膊在動彈，顯然女孩子還活着，爲了挽救一個孩子的生命，宮福賓把自己的生死忘了，他放下了彈藥箱，急急爬過去，冒着將匪火力的危險，終於把女孩救了下来，宮福賓立刻用毯子把女孩裹起來，親自給她喝水，又喂了稀飯，然後把女孩子暫時寄留在一家老百姓家，重新拾起彈藥箱到前面去，事情立刻在解放軍的陣地上傳開了。

晚上，二班副王常增同志怎樣也對這小女孩放不下心來，他跑去看着她，只見小孩在防空洞上輪着沒有人照看，他一時想不出辦法，便守着孩子足足有兩個鐘頭，最後他決定先把孩子安插起來，再回去報告上級；於是王班副把小女孩抱到一個露天的蔭蔽的牲口槽裡，鋪着厚厚的被，

蓋上毯子，又搬了一張桌子架在上面遮露水，王班副這才回去休息；他不能長時間陪着那女孩，他時刻要準備着戰鬥。

第二天早晨，團部馬副參謀長知道了這件事，大清早就派通訊員把小孩抱了去，雖然匪機這時在四週盤旋掃射，馬副參謀長仍親自用溫水給小孩洗了個澡，並從她母親遺下的兩部包袱裡找出女孩的衣服替她更換了，又沖了兩個雞蛋喂飽了她，然後派人送女孩到後勤去找專人保養；臨走時，馬副參謀長掏出了五千元錢作爲暫時保養費用。

這消息也迅速在戰地揚開了，東賈莊的老百姓在議論着：「八路軍真是恩人，救了孩子的命。」「這個孩子的福份真不小呀！」

四天後，濰城東北關保安街義泰福商號的經理傅延齡先生在解放軍的某團部裡重見了他心愛的孫女，當他把孫女帶回家的時候，一家人悲喜交集，哭成一堆，女孩的外祖父王仁奎老先生一字一淚的向解放軍同志說：「解放軍是人民的救

星，真是名不虛傳。打死我女兒的大仇，零刀割他們（指蔣匪）也報不過來。」當他詳細聽完了解放軍怎樣救出孩子和掩埋了孩子母親的屍體的經過

過後，他抖擻地拿起了一枝筆對解放軍同志說：「那位參謀長的名字我已經知道了，煩你們把那兩位在火線救我外孫女的同志的名字寫下來。」

某部一連通訊員翟柱同志十月二十五日在包頭東大街的宏泰號買了兩條肥皂，當時因為城市剛解放，解放後的幣值還沒規定，掌櫃的給他算了兩千五百元邊幣一條。二十六日幣值公佈了，邊幣五萬元合白洋一元。翟柱同志馬上回去把他買的兩條肥皂拿回原店，和掌櫃的說：「咱們昨天因為不知道幣值，定了兩千五百元一條，今天規定了，你給我合算合算，看價錢是否合適，如果給多了你，那就不用找給我。如果少給了你，我馬上給你補錢。」掌櫃的合算了最後掌櫃的還是收下了。

兩條肥皂

一下，按原價每條該七千五百元邊幣才對，翟柱同志時不猶豫的拿出一萬元邊幣給了他。掌櫃的再三推讓不要，翟柱同志堅持說：「你無論如何得收下！咱們解放軍是講買賣公平的。」又護了幾回，

自從發生這個事情以後，宏泰掌櫃逢人便說：「解放軍着實太好了。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如果是傳作義的隊伍，莫說給你補錢了，不搶你就是好的呢！」

（燎爐）

先還老百姓好！

黃平

支隊六大隊三連，在廿一日早上進至商埠的劉莊街，由於戰鬥進展得迅速，送飯的找不上了，全連直至下午仍餓着肚子在挖工事，戰士停下鐵鍬揮揮汗，太陽已落到西塔後面了，事務處仍未見送飯來。

天黑了，連部傳來命令叫向駐地房東暫借：「排副劉方振到了二

秤

人民解放軍某部，包圍歸綏城時，住在漢州亥村，一連的司務長，用了四塊從老解放區掙來的布和老鄉換了一個大豬，說好一尺布換一斤肉，如果殺下的豬超過一百廿八斤，每斤增給布一尺，不夠，則每少一斤，少給布一尺。豬殺下了，一秤，只有一百一十一斤，部隊和老鄉都很奇怪，誰也不相信這樣肥大的豬只有一百一十一斤。有人說：也許是秤大了吧！經這樣一提起，大家弄清了秤是從「大鄉公所」借來的。老鄉們說：「鄉公所的秤一定大。」一連司務長就另外找了個秤，一秤，整整一百廿七斤，照理老鄉還應該退回部隊一尺布，但司務長把這一尺布讓給老鄉了。指導員龐秀廷同志聽見這回事，立時吩咐司務長退回糧食給老鄉，因為這兩天徵收糧食都是用這把秤，老鄉吃虧太大了。「糧食也退回。」老鄉用驚異的眼光望着龐指導員，「解放軍真是至仁至義啊！」「往日五百斤糧食送到「鄉公所」一秤，只有四百斤，大家哭哭啼啼，誰敢反抗。」「把那禁閉室拆了吧！不知道多少人爲了交糧食被關了禁閉。」司務長遵照指導員的指示，退回給老鄉一百零八斤小米，大街上盛傳着這回事。賣豬的說：「把鄉公所砸了吧！真是坑人。」一個老頭說：「解放軍真是好人，早就知道老百姓缺布，給帶着來，過去入城偷買一疋布出來，給查出就是「通匪」，沒收。」

(吳戈)

三班住的房東大爺那裡，那位大爺說：「還有點秫秫麵。」其實他剛才吃的是白麵，劉方振再三解釋：「我們借東西一定還的。」房東還是半信半疑的應付我們，僅借給八斤麵，又在二班房東借十二斤。第二天太陽老高，早飯依然無指望，營部發下一袋麵，一排副提了十八斤回到排裡，戰士們圍上來一看是上等洋麵，拿來捍成麵條，又白又細又不會斷，吃起來可用不着菜，這時，一個同志提議：「先還老百姓好，等副事務處會送飯來的，就是餓上一天也沒關係，如果咱一調走，還不了老百姓的麵，就違犯了群眾利益。」一三班全體都同意先還老百姓，而二班七個人裡有三個同志認爲：「先吃掉好打仗。」結

『洋布』找着了

·艾純·

晉中小麥黃了，閻匪統治下的老百姓眼看熟了的小麥子將要吃不到了。在這時候解放軍的大隊人馬突然出現在晉中廣大平川地帶，某部被分配住在新解放了的祁縣二區鄆北徐家莊上。

六月十九號，部隊接到上級的命令要出發了，住在村西頭的同志們有的上門板，有的掃院子，有的收拾屋子，還有的歸還借的老百姓的東西，並向群眾交代清楚；然後把隊伍集合起來，就出發了。

整齊的隊伍剛走到了村外，只聽見後邊有人連哭帶喊的趕着來了，大家以為出了甚麼事，都楞在那裡。原來追來的就是部隊住過的那個房東老漢，指導員忙迎上去向老漢問訊。『你們把我一丈多洋布給拿走了……』老漢吞吞吐吐，邊哭邊說。指導員說：『老鄉不要哭了，要是我們拿了保證沒了你的，你坐下我給你問訊問訊。』於是馬上叫在老漢家住的那排人停下來，一個一個的解開衣服背包，叫老漢在跟前親自來清查驗看。這時天下起雨來了，老漢見洋

果，一排副提着麵去還了老大娘十斤，告訴她後面一送飯來就還她那二斤，那位房東老爺奇怪的在議論：『八路是認真，要是那戶們（指蔣軍）一天沒飯吃，還不早就翻箱倒櫃。』一會，房東老爺捧着熱騰騰的麵條親切的送給戰士們吃，戰士們邊解釋邊辭掉。

部隊打進城了，一排副臨走時對兩家房東說：『一有麵馬上就送來，我記得你們的大門。』老大娘連聲說：『你們辛辛苦苦打進濟南、日子就好過了，兩斤麵算什麼，就這樣認真哩！』廿四日戰鬥結束，部隊到市外的董家莊，連裡士委會主任劉紀路伴着二班副陳文廣冒雨跑了十幾里路，拿麵送還老百姓，引得滿院子老爺大娘驚奇的圍上

布找不着，沒奈何的說：『不要檢查了，你們快走吧！』指導員和戰士們心裡想着，事情真奇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紀律教育同志們不會忘記的啊！大家都不放心，覺得這事情關係到解放軍的名譽問題，都願意開個清楚明白。指導員先叫隊伍走了，然後對老漢說：『老鄉！咱再到你家裡好好找着，如果我不着我們照價賠給你錢好了！』說着兩人一齊進了村，向老漢住的地方走去。他倆在戰士住的屋子裡進行了仔細的檢查，但是『洋布』仍然沒有找見，老漢又哭起來。指導員感到這地方被匪徒糟踏的十分厲害，老百姓很窮苦，一丈多洋布對老漢來說能頂大事，一定要弄清楚，最後他們又到老漢自己住的北屋去找，當老漢親手掀開櫃一看，一丈多洋布平平穩穩的在櫃裡放着。老漢一見洋布也就楞住了，並且害怕起來，心想這可惹出禍事來了。他又羞又怕的連說：『這是我對，你們來時我怕你們給拿走就藏在這裡，後來忘了，只說你們給拿走，這是我的錯，……』指導員這時不但毫沒動氣，反而笑嘻嘻的安慰他說：『老鄉，你不要害怕，東西找到就是了，如果找不見的話，咱還要賠償你的，要知道咱人民解放軍是不會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

事後，老漢到處稱讚解放軍嚴明的紀律，他不斷的把『洋布找着了』的故事，說給他熟識的人們聽。

來：『八路軍真也太認真了！』

（前哨支社）

針的故事

二連在西步樂駐防時，副班長張東山和戰士渠喜宅，因為縫襪子和褲子，每人使斷了房東一個針。渠喜宅馬上賠了房東媳婦一千塊錢。後來房東從貧農團開會回來，知道這事，便把他媳婦說了一頓，硬把錢送還渠喜宅同志。張東山和渠喜宅看見房東不要錢，便到街上找了半天，買回針來，一人賠了房東一個針，房東還是不肯，後經說服，才收了。行軍中，二連新從石家莊解放過來的戰士王山同志，借房東一個大針縫鞋子，不小心把針使

趙順全送毛驢

部隊經過韓城時，劉士士病的很重，就到離城二里的薛村動員了一頭毛驢，趕驢的是個大煙鬼，走了三天還沒有到目的地，便丟下毛驢私自偷跑了。

跑回去後，他還捏造了一大片謊話，他到驢主家說：「火綫上實在怕死人！我的手和衣服統被大砲打爛了，你家的驢也打死了！」驢主婆姨一聽驢被打死，急的直號起來，但除來了自認灰氣外也沒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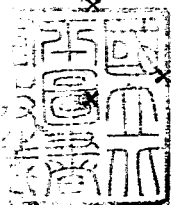
劉士士到了目的地，把毛驢交給了總務科，總務科長可作了難。你想，已經走了百幾十里地，而且部隊說不定又有移動。可是他堅決的派了趙順全同志轉一百四十里，把驢送還原主去。那驢一進了薛村，就大叫大吼了起來，村裡人都驚奇的擠進他院裡吵開了：「怎麼！驢又活了！」「呵！全是那洋烟鬼誑人，你看人家多好，親自送來了！」「我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去年我們這一帶，幾十條牲口給胡匪支差，一個也沒回來……」驢主人喜得切西瓜、買紙煙，忙壞了，他們不知該怎麼感謝才好。

趙順全臨走，鄉政府叫捎回了一封信——

「貴部趙同志跑了百幾十里，把毛驢送回，使我們鄉幹部 and 全村的人深深敬佩，軍隊這樣好的紀律感動了我們，使我們對你們更有了無限的信賴。」

斷了，他馬上問老鄉村裡有沒有賣針的，老鄉說沒有。他很着急，便到本班去找，找到一個針，可惜小一點，他覺得不合適，就又添了五百塊錢，一起賠了房東。經過解釋，房東才把針收下，但錢一定不要。王山同志硬把錢放在炕上就走，房東又把錢還他，這麼來回好幾次。最後出發了，房東又堅決追到街上，把五百塊錢塞在王山同志口袋裡。王山沒有別的辦法了，就問排長怎麼辦？排長說：「房東硬不肯要錢，也就只好接受了房東這好意吧！」

(紹增)



AUG 10 1946

SEP 31 1946

華北軍政幹部



光明照耀着人民的城市

編者：張寒塞

出版兼發行：北方出版社

印刷：北方印刷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49.1.



57.8
12-4